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AIJING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著 周家法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AIJING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著 周家法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鲸 / (美) 麦尔维尔 (Melville, H.) 著；周家法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76-9
I. ①白… II. ①麦…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97号

白鲸

(美) 麦尔维尔 著；周家法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5.25

字 数：438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76-9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海与鲸的诱惑.....	1
2. 新贝德福之夜.....	4
3. 鲸鱼客店.....	6
4. 卖人头的土著.....	15
5. 早餐.....	18
6. 街市.....	19
7. 生死之念.....	20
8. 梅普尔神甫的讲坛.....	22
9. 布道.....	23
10. 心灵的蜜月.....	29
11. 床上.....	31
12. 魁魁格的故事.....	32
13. 救人.....	34
14. 南塔开特.....	37
15. 蟹鱼与蛤蜊.....	38
16. “裴廓德号”.....	40
17. 斋戒.....	48

18. 刮荷格与海奇荷格.....	52
19. 以利亚.....	55
20. 慈善姑妈.....	57
21. 登船.....	58
22. 起锚.....	61
23. 布金敦.....	64
24. 捕鲸者说（之一）.....	65
25. 捕鲸者说（之二）.....	67
26. 斯达巴克.....	68
27. 斯塔布及其他.....	70
28. 亚哈.....	72
29. 甲板上的响声.....	74
30. 烟斗.....	76
31. 使人聪明的梦.....	76
32. 鲸类学.....	78
33. 标枪手和船长.....	86
34. 在船长室的餐桌旁.....	87
35. 瞻望者.....	92
36. 盟誓.....	95
37. 傍晚的战书.....	101
38. 斯达巴克的独白.....	102
39. 斯塔布的独白.....	103
40. 甲板上的大合唱.....	104
41. 白鲸莫比·迪克.....	110

42. 恐怖的颜色.....	117
43. 底舱有人.....	119
44. 运筹帷幄.....	120
45. 负债累累的大鲸.....	123
46. 察言观色.....	129
47. 大鲸来了.....	130
48. 首征.....	132
49. 还是立下遗嘱吧.....	139
50. 费达拉.....	140
51. 海市蜃楼.....	142
52. 遇到“信天翁号”.....	145
53. 联欢会.....	146
54. “大鲸出来了号”的故事.....	148
55. 面目全非.....	159
56. 加纳利的鲸.....	162
57. 各种形式的鲸.....	163
58. 专横的海洋.....	164
59. 白乌贼.....	166
60. 捕鲸索和人生的危险.....	167
61. 初试锋芒.....	171
62. 英雄的标枪手.....	175
63. 令大鲸也令自己生畏的标枪.....	176
64. 斯塔布的晚餐.....	177
65. 嗜鲸以生的人们.....	182

66. 可恶的不劳而获的鲨鱼.....	184
67. 分割胜利品.....	186
68. 神秘的服装.....	187
69. 为大鲸送葬.....	189
70. 狮身人面像.....	190
71. 倒霉的兆头.....	192
72. 魁魁格的冒险.....	196
73. 惹人讨厌的费拉达.....	199
74. 抹香鲸头概览.....	201
75. 露脊鲸概览.....	203
76. 可怕的大脸.....	206
77. 海德堡大桶.....	208
78. 塔斯蒂哥的香艳之旅.....	209
79. 给抹香鲸相面.....	212
80. 鲸脑.....	214
81. “处女”给“裴廓德”带来霉运.....	215
82. 为捕鲸业而骄傲.....	223
83. 约拿的真伪.....	225
84. 饮酒歌.....	226
85. 自然奇观.....	228
86. 壮丽又让人魂飞魄散的鲸尾.....	232
87. 海峡奇情.....	235
88. 妻妾成群.....	244
89. 法律为所有者而设.....	247

90. 至高无上的王权.....	250
91. 智取龙涎香.....	252
92. 出淤泥而不染.....	259
93.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61
94. 捕鲸生涯中的幸福时刻.....	265
95. 黑衣大法官.....	267
96. 鬼影.....	268
97. 享受光明.....	273
98. 愉快的周末.....	275
99. 面对金币.....	277
100. 同是天涯沦落人.....	280
101. 冒险生涯中的享乐.....	286
102. 世外桃源.....	290
103. 失去气概的鲸骷髅.....	293
104. 鲸的化石.....	294
105. 鲸会退化吗? 鲸会灭绝吗?	296
106. 新腿.....	298
107. 万能而机械的木匠.....	300
108. 亚哈船长对木匠的演说.....	302
109. 亚哈和斯达巴克的争执.....	306
110. 魁魁格虚惊一场.....	308
111. 太平洋.....	313
112. 伯思的悲惨遭遇.....	315
113.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317

114. 海之歌.....	320
115. 东望故土.....	322
116. 亚哈对抹香鲸的挽歌.....	324
117. 太平洋夜话.....	326
118. 焦躁不安.....	327
119. 力挽狂澜.....	329
120. 不顾一切.....	335
121. 朋友别怕.....	336
122. 别打雷了.....	338
123. 流产的阴谋.....	338
124. 拨乱反正.....	341
125. 两个疯子.....	345
126. 第一个水手告别我们.....	348
127. 棺材改做救生圈.....	352
128. 悲惨的“拉吉号”和心如铁石的亚哈.....	354
129. 疯子之间的对话.....	358
130. 帽子被劫.....	359
131. 大触霉头.....	363
132. 命运交响曲.....	365
133. 仇人相见.....	369
134. 再战白魔.....	377
135. 同归于尽.....	384
136. 尾声.....	395

1. 海与鲸的诱惑

许多年以前，那时的我一文不名，既然陆地上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了，我想那我就干脆下海，到浩瀚无边的大海里去游荡吧。

这已经是我惟一的去处了。

每当我心烦气躁、满腹牢骚时；每当我心绪乱、眼前如有11月的愁云惨雾时；每当我身不由己，或同不相干的送葬队伍走向墓地时；尤其是每当我抑制不住马上就要在街上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时，我都要尽可能出海。

此刻只有出海才能代替我向自己拔枪。

我没有伽图那一边朗诵诗歌一边拔剑自刎的勇气，只能悄悄地登上船去。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相信，不论是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他都会和我一样对海洋产生类似的情绪的。

噢，我的名字！其实这无关紧要，好了，你可以叫我以实玛利。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曼哈顿岛了，它的周围布满了许多商业味儿十足的码头，犹如珊瑚礁之环绕那些西印度小岛一般。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每一条街道几乎都能够引导你走向码头、走向海边。

海浪拍打着炮台前的防波堤，可以看见观海的人们远远地散着步。

我们不妨在一个如梦般的安息日下午，在那如诗如梦的阳光下，去城里兜一圈。先从柯利亚斯·胡克走到柯恩提斯·斯立甫，再从那边经过怀特豪尔，朝北走去。你看到什么了呀？你首先看到的仍是海边上那一群群对着大海伫立凝望的人们。

那市镇的四周就像布着一匝沉默的哨兵似地，成千上万的人都站在那儿盯着海洋出神。那些人或站或坐、或倚柱或靠墙，遥望着那些来自中国的船只，入迷地欣赏着进进出出的大小船舶。

这是怎么了？这些总是生活在柜台、凳子、写字台和墙壁之间的人们，怎么一时都涌到了海边？难道田畴原野、一马平川的陆地消失了吗？他们到这里要干什么呢？

瞧哪！又来了一群大群人喽，他们直奔海边，是要跳海吗？

奇怪！他们要尽最大努力靠近大海，他们要走到陆地的尽头。只有陆地的尽头才称得了他们的心；在仓库那边的背荫里闲逛一番都还不够味儿。不够！他们只要不掉进海里，是一定要尽可能走近海洋的。这些来自大街小巷来自东西南北的内陆的人们，他们汇集一堂，拥挤在海边，绵延十几海里。

告诉我，难道是那些船只的罗盘指针的磁力把他们吸来的？

再说吧，即使是在陆地上，我们不是也有这类似的经验吗！随便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话，十有八九我们总是能走到河边、湖畔、溪流边。这可真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你不妨尝试一回，随便找一个哪怕完全心不在焉的人，让他信马由缰地走动起来，他准会带你到有水的地方去，如果那一代有水的话。

如果这个人在思索着什么形式主义的东西，那结果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你在美国的大沙漠中迷失了方向，身边又刚巧有一位哲学教授，那你就没必要惶恐了，众所周知思索是与水有着天然联系的。

有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他渴望为你画一幅画，蓝天白云下一望无垠的原野、草木繁茂的森林里成群结队的羊群、炊烟袅袅的村庄和山峦间起伏的小路，可如果你不注视着眼前的一条河，那么这幅画儿就会失去灵魂的。如果六月的草原上没有一滴水，如果尼亚加拉瀑布流下来的只是些没有生命的黄沙，那么，你还会跋涉千里去那魂牵梦绕的草原、瀑布游览吗？

没有了水，就没有了一切。

有位徒步旅行的潦倒诗人，在意外地获得了一点钱后，犹豫了，是买一件急需的衬衣，还是去海边远足一趟呢？

为什么几乎每一位有着强健体魄和坚强灵魂的小伙子都想到海边闯荡呢？为什么每一位上了船的人在船开始离岸时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呢？

为什么古代的波斯人把海奉若神明，希腊人却更把海看作神的亲兄弟？而那位被迫在水边顾影自怜的美男子那西萨斯，最终还是投身水底。这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

每一个人都会在水中留下永远不可触及的影子，这似乎就是关键所在。

我与水的关系似乎剪不断，每当我走投无路、愁肠百结的时候，它都会解救我，指引我到海上去。

我到海上，不是做旅客的，因为那需要鼓鼓的钱包，而我恰恰是一无所有。

当然，我更当不起船队的队长、船长甚至是船上的一名厨师了，尽

管论资格我算得上是个老水手了。

这些出风头的职位，就让那些喜欢出风头的人干吧，我能把自己看管好已经不错了，别说那些操纵这家什的人了，就连什么桅啊帆啊的我都管不了。

不当厨师，纯粹是因为对此不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厨师的作品感兴趣。面对一只牛油涂得均匀、胡椒撒得周到的烤好的鸡，我会第一个叫好的。

对烤朱鹭、烧河马之类的东西很有好感的古埃及人，他们的金字塔里，至今还可以见看到这些东西的木乃伊。

我在出海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水手。

我像只蚂蚱一样，一会儿爬到桅杆顶上、一会儿又跳进水手舱里，他们的颐指气使一开始就让我很不痛快，我感觉自尊受到了伤害。

如果你出身豪门世家，诸如范·伦斯勒家族、伦道夫家族、哈狄卡纽特族，如果你以前还在教室里骄傲地挥舞，现在却不得不把手伸到柏油桶里干粗活，那你就感到更难受了。

这样的反差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要有点苦行僧似的容忍态度，一旦挺过来所有不愉快都随风而去，化为乌有了。

想想吧，那个大块头船长吆喝我去打扫地板，我打扫就是了，算得了什么羞辱？在《圣经》面前，这算不了什么。

告诉我，谁被奴役？从哲学和非哲学的角度看，人们总是在互相推嚷，你挤兑我、我挤兑你，可谁也摆脱不了被别人奴役的命运。

所以，人们在互相推嚷之后，还是要互相拍一下肩膀，抚摸一下伤口，安分下来的。

何况我是一个赚旅客钱的水手，只进不出。

我是一个水手，往外掏钱和往里挣钱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想，往外掏钱是那两个偷果子吃的贼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不幸；而往里挣钱，那是这世上屈指可数的几件大好事之一了。

钱是万恶之源，我们却是喜不自胜地去接受，我们为了钱宁愿沦入地狱。

我是一个水手，我们知道海上行船的一帆风顺只是一句玩笑话，逆风而行才是家常便饭，因此船头上的水手永远比船尾的船长、大副们先呼吸到迎面而来的新鲜空气！

对于这一点，他们以为是自己先呼吸到的呢，其实恰恰相反。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群众们经常领导他们的领袖，而那些领袖们却浑然不觉。

我从一个商船上的水手摇身变为一个捕鲸船上的水手。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左右着我，这是他老人家早就安排好了的，它是当前正上演的两出大戏之间的一出小戏，节目单大约如此：

美国总统竞选

以实玛利远洋捕鲸

阿富汗斯坦大战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命运之神让一些人去扮演那些雍容华贵、颐指气使的角色，却让我去扮演捕鲸这么个小人物。

没办法，回想上船以前遇到过的种种偶然与必然的大事小事，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上这条船的呢！

其实是关于大鲸鱼的传说吸引了我，它的巨大和神秘吸引着我，而我恰是一个对神秘充满了好奇的人，冒险和探奇的种子在我的内心生根发芽。

正是这些原因，冥冥中我来到了捕鲸船上。我想象着海洋中的鲸鱼们，它们拨动着我的灵魂，这次航行我梦寐以求。

2. 新贝德福之夜

简单地收拾好行囊，我就出发了。

那是12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离开了曼哈顿，我就奔到新贝德福。但是让我失望的是开往南塔开特的邮船已经起航，又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通达，那就只好等下星期一了。

一般去合恩角都是这条路线，从新贝德福上船。可我必须得从那捕鲸船最早的出发地南塔开特出发，尽管新贝德福已经很繁荣，但它终究不是人们把第一只北美洲的死鲸拖上岸的地方。那些红种人当年就是从南塔开特出发，乘独木舟去海上捕鲸鱼的；还有那最早的载着鹅卵石（这就是他们捕鲸的武器）的捕鲸单桅帆船，也是从南塔开特出发的。

但如今我要在新贝德福停留两天，确切地说是一天两夜，才能动身去南塔开特。吃饭睡觉该怎么办？

在这寒风刺骨的夜晚，我伫立在冷清寂寥的街头，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感觉涌上心头。

摸摸兜里的那几个银币，我心里默念着：以实玛利啊，不管命运之神把你指引到哪里，你可都要先问问价钱啊！

店里的灯光映照在厚而硬的坚冰之上。噢，这间是“标枪客店”，这间是“剑鱼客店”，觥筹交错之声伴着欢声笑语洒向窗外，我毫不犹豫地走向前去，他们太快活了，也太奢侈了。

以实玛利啊，你必须向前走，你的那双破鞋迈不进那高门槛，去那些不那么金碧辉煌的地方走走吧，那地方的旅馆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最实惠的。

街道两侧渐渐暗了下来，间或有那么一两点微弱的烛光，鬼火般在黑暗中明灭不定。远远地，我看见一丝微光从一所敞开的矮房子中泄出来，似乎是在欢迎客人的到来。

它有个不起眼的外表，房子看起来好像是公用的。我一进去就被一堆垃圾毫不客气地绊了一个跟斗，纷飞的尘土差点把我憋死！

好啊，看来这里既不是“标枪客店”、也不是“剑鱼客店”，却是个“陷阱客店”。

一阵吵闹的喧哗声引得我爬起来以后迅速推开了第二道门，啊，数百个黑脸齐刷刷地转向了我，有一位黑面孔的朋友正在台上拍打着一本书，让台下的听众们集中精力。这是间黑人教堂。我退出了“陷阱”，继续向前。

在一个离码头很近的地方，看到一块白晃晃的招牌在蒙蒙的雾气里若隐若现，我快步上前。在天空中一声不知是什么怪鸟儿的嘎嘎怪叫中，我看清了招牌上的字：“鲸鱼客店——彼德·科芬。”科芬！（棺材的音译！）鲸鱼！

棺材和鲸鱼，将这二者联系到一起，我感到后脊梁骨一阵冰凉。

据说姓南塔开特的人不少，想必这个彼德是从南塔开特来的喽！显然，最为重要的是，从它破败的外观来看，这家客店一定非常便宜，说不定还有很棒的土咖啡呢！我迈步走了进去。

这座破房子像得了半身不遂，在呼啸的北风中显现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室外而是在室内，两脚随意地搭在炉子上，悠然地品着咖啡，那这呼啸的风声就纯粹是一支催眠曲了。

古代有位著名的作家曾说过：“要评判这狂风暴雨的好坏，那要看下判断的人所属的位置：是隔着满是冰花的玻璃向外看，还是什么东西

也不隔着，里外一样冷地向外看。而那惟一的玻璃安装工就是死神！”

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此时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这座房子，两只眼睛便是那两扇窗户。

按照那位古代作家的话来改良已经晚了，宇宙的框架已经定型了，一切都无法改变了。怎么办？可怜的拉撒路只有在寒风中继续瑟缩颤抖了，颤抖得身上仅有的几块破布条也掉在了地上。正在此时，那位身着紫袍的老财主却兴高采烈地叫道：“哈，雪花飞扬狂风呼啸的景致多么怡人啊！灿烂的星空、五光十色的北极光，让那些谈论一年到头四季如春的什么鬼气候的家伙们去见鬼吧，我有权力用炭火创造一个夏天！”

拉撒路对着一样斑斓的北极光却无法举起他那冻紫了的双手，这样的美丽他只能够拥有遥远的想象了。

他多想和赤道并排躺在一起呀！或许他没想那么远，仅仅想要就近找个火堆钻进去呢！

老财主在由冰块围绕的宫殿中对屋外的冻得要死的拉撒路并无任何感觉。他信步而走，可并没喝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禁酒协会的会长，他不喝酒，只喝孤儿们的眼泪。

何必如此感慨呢？反正要去捕鲸了，这样的事儿以后多着呢，先进屋去看看这个地方是个怎样的情境。

3. 鲸鱼客店

来到鲸鱼客店，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中：几块老式壁板在黑漆漆的门道里倾斜着，一幅烟熏火燎的巨大的油画挂在墙上，在几道斜射进来的微光的帮助下，才勉强可以分辨出上面那些形状不一的阴影与色块。

这些阴影与色块以一种可疑地形态纵横排列着，一团黑乎乎的不祥之物占据着画面的正中央，几根蓝色的斜线又含义不明地牵扯着些微脏兮兮的物体：是午夜中暴风雨袭击大海？还是水火携风大战？抑或仅仅是一株枯萎的石榴花？

纷纭的景象足以令任意一个意志薄弱者神经错乱！可你会幡然醒悟：噢，是它，是它，海中的巨兽！

后来我询问了左邻右舍，又向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打探，综合了各种观点，事实上，这幅画的含义是这样的：这是一条陷入合恩角的飓风里的船，它将沉而未沉，几根光秃秃的桅杆还在水面上奋力挣扎；一条大鲸鱼显然是因为这条沉船挡住了它的去路而发怒了，它正向那三根桅杆发起攻势，疯狂地扑了上去。

油画对面一侧的墙上，挂着一排各式各样的枪和矛。

它们并非一般的枪和矛，而是些充斥着异教色彩的怪异之物：有的镶嵌着闪亮的牙齿；有的挂着一缕人的头发；有的则是充斥着一股似乎会随时冲出来的杀气。

这里面还有几支布满铁锈的捕鲸标枪，是传说中的有名捕鲸武器。

其中一支已经朽烂的鲸鱼枪，据说在五十年前曾一天之内连刺死过十五只鲸鱼，最后一次扎入一只大鲸鱼以后被它带着枪逃到了海里，几年后人们打死了这只鲸，才再次找到了这支鲸鱼枪。

枪当时刺入的是鲸鱼头，可人们却是在鲸鱼的尾部发现这支枪的，难道它在鱼身上走了四十英尺！

穿过低矮的过道，算是进屋了。

屋子里仍然很黑，房梁显得低矮，地板铺得又不平整。让人以为是进了一条破船的船舱。外面狂风呼啸，房子摇摇欲坠就像一艘失事的破船。

一张瘸腿的木板桌在房子的一个角落，桌上是一些残破的玻璃器皿，还有一些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奇珍异宝，但此刻它们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

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酒吧，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酒吧的话。凹凸不平的木板把它装饰得像一个露脊鲸的鲸头似的。

在这鲸鱼嘴里的货架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长脖短项、大肚瘪胸的酒瓶。一个活像希伯来预言家约拿的小老头在那儿忙碌着，他收取水手的钱，卖给他们的却是颤抖性酒疯和死亡。

更为狡诈的是那充满死亡气息的绿色酒杯，乍一看好像是圆筒形的，可腰部以下却缩进去了。杯体上一格一格的刻度，每一格就需要一便士，也就是说一口就可以喝掉一个先令。

在暗淡的灯光四周聚集着几个年轻的水手，正在玩那种以鲸牙、贝壳为棋子的棋。

我找到了店老板，说要在店里住一晚。

他说已经客满，没房间了，可马上又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一个标枪手挤一张床。我猜你是要去捕鲸鱼的，试着习惯一下这种事，

行吗？”

“我可没有跟别人睡一张床的习惯！不过，非得这样的话，我想了解那个标枪手是个怎样的人。”

既然没有余房可用，与其露宿街头，不如和一个规矩的标枪手合住一晚。

“啊，我就知道你答应了的。请坐，那么，晚饭呢？吃不吃晚饭，一会就好！”

我一屁股坐在一把老式的高靠背椅子上。椅子上满是刻痕，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是些什么，如同炮台公园里的椅子一样。

旁边的一把椅子旁，正蹲着一个手拿大折刀专心致志地在刻着什么的水手，他用尽自己所有力量，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我们这群人中有四五个人被叫到隔壁房间去吃饭了。屋子里冷得跟极地似的，老板对我们说他生不起火。

我们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急切地端住那滚烫的茶杯。

燃烧着的牛油蜡，被从各个方向透进来的风吹得摇曳不定，忽明忽暗的微光照着大家变了形似的脸。饭菜倒还说得过去，有马铃薯、有肉，还有饺子！啊，把饺子当晚饭吃！

有个穿着绿外套的年轻车夫，吃着汤圆都改不了那张面目狰狞的脸。

“唉，我的孩子，你晚上会做噩梦的。”店老板说。

我小声问：“他不会是那个标枪手吧？”

店老板诡秘地看着我说：“不，标枪手不吃饺子，他只吃半生不熟的牛排。”

“他妈的，他怎么没来呢？”

“过不了多久就会来了。”他答道。

我禁不住开始怀疑这个标枪手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一起合住，我打算要等他先脱衣服上床以后我才上床。

晚饭后，大家没待多长时间就又回酒吧去了。

看来无处可去，那只好跟随了。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吵嚷声。

“啊，‘逆戟鲸号’的水手！”

老板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地叫喊道。

“他们出去三年啦，铁定是大有收获才回来的！好啦，朋友们，这回咱们可有故事听啦！”门口传来水手靴踏在地上特有的声音。房门大开，一群破衣烂衫的，浑身都是补丁，头上裹着围巾、胡子上结着冰，